有成嗚呼談何容易哉

芙蓉館集卷之九

漳浦楊一葵翹卿父

策

第一問

庚子典試四川程録

國勢與人心相為維持者也氣運與治體遞為盛衰者也自星官曆師執循環之說以談氣運而天始勝人蓋臣哲士執轉移之機以談治體而人始勝天夫人勝天其常也天勝人其變也是以君子言人而不

言天愚嘗横襟而窺蒼宙自古以来氣化始乎盛常卒乎衰然衰而未始不可盛也人心始乎隆常卒乎替然替而未始不可隆也是故其盛也乃其所以隆也其衰也乃其所以替也其替也將以滌其盛也其隆也乃以振其衰也氣以先天下之習而習亦未嘗不成天下之氣習緣氣以為厚薄而氣又未嘗不視習以為轉移此所謂機乎君子察機而敦治體格心以維國勢

故不求之民而求之身不求之治而求諸出治之原夫然後皇極懋脩而氣運熙洽道豈虛哉不然則其氣衰其習必壞其習壞其氣必愈衰愈衰愈壞而愈無所底即令唐虞復生安所庸其轉移如是而後咎於天運之不可為也不已邇乎漢唐以来代有識者則賈生宣公嘗言之矣誼之言曰秦俗棄禮義捐廉耻日甚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至於俗流失世敗壞其言切

矣然又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
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夫俗吏而不能為
也誰寔為之乎贊之言曰處都邑者利行
而無耻服田畝者樸野而近愚尚文則彌
長其澆風復質及莫救其鄙俗其言詳矣
然又曰上之所為以道下也上之所不為
以檢下也上所不為而下或為之然後可
以設峻防寘明辟夫法施於所不為也則
不為之先寧果無術乎此以知轉移風俗

動關乎主德培養化原本貴於機先挽回
氣運道通乎人情遡自洪荒以來迄於今
茲有本則治無本則亂有本則盛無本則
衰弗可易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握乾定鼎躬覽大權果胡元播亂
之後風俗頹敝雖戶說以耿論猶不能化
帝乃執粹精之道提衡四海紀綱法度粲然具
備而尤歸本於
皇衷之兢惕其在

訓録有曰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業業惟恐上
違天命下拂人心洋洋
聖謨天下莫不當寢而寤在饑而飽皇皇乎萬
世之業不拔之基矣
列聖相承益培植之道化隆洽風俗淳厚即成
周不啻焉執事猶蒿目而憂之曰渾厚未
崇也謙讓未敦也風節未樹也夫民之好
惡多端而俗之所染異狀為僭侈為淫縱
為矯偽為悍鷙為狥黨嗜利為冒上無等

至不齊也然端本澄源身教者逆孰有外
於三者哉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朱
穆曰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此言渾厚之
當崇也故論桔槔而丈人耻鑿七竅而混
沌亡海鷗相狎誰則驅之是以孔不失舊
於原壤孟猶三宿乎出晝用此道也孔子
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語曰終身讓路
不枉百步此言謙讓之當敦也故箕踞不
檢者謂之無方而矜能自伐者見譏於世

虛舟相觸誰其怒之是以歷山著遜避之風周境成虞芮之化用此道也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此言風節之當持也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身哉以為貧賤困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是以孔子等浮雲之視仲由著

結纓之勇用此道也嗟乎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偽誕之民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美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服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故天下質樸焉及至禮義之興貨財之貴公私物力充羨而有餘於是乎詐偽萌生毀譽相冒怨德並行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高下之相傾也脩短

之相形也智愚之相紿也強弱之相凌也
詐信之相欺也聲名文物必侈汰而不可
制則根本命脈必有所撓焉而不固故天
下文巧以至於敝也此非天地之運乎天
地之運其來不可卻而其去不可追也聖
人之治其化不可測而其本不可窺也是
故極則必轉剝則必復其權在天圖轉於
極圖復於剝其權在聖今夫數始於一至
於百千萬億數斯極矣則不得不旋而之

一聲起於宮至於五音八變聲斯極矣則
不得不旋而之宮故質之不能不文也樸
之不能不巧也勢也而文之可歸於質也
巧之可歸於樸也理也存質以去文反巧
以返樸崇理以維勢人不能違天而天終
不可以勝人此非
晃藻之上誰司其柄平愚觀
皇上御極以來
聰明英毅獨觀昭曠憫士習澆汩官方刓缺

凜凜然嚴比昵之禁重邪枉之防革朋黨之私蓋所以淘潔汚途至毖矣甄鍊頑薄至惠矣固宜忠信之朋漸階貞介之士盈廷而邇乃有大謬不然者生請盡言而無罪可乎董子曰下之從上如泥之在範惟甄之所為如金之在鎔惟冶之所鑄

今天下風俗之敝極矣矜己之長暴人之短掩人之是蓋己之非機心內構可謂渾厚乎任俠自喜引繩而批根譸張亡賴尊己而卑人勝心外侈可謂謙讓乎輕薄之夫甘心屠狗遊冶之子溷迹倡優脂韋每生可謂風節乎又其甚者習焉而不察安之以為常始猶緣飾以為能既乃狂趨而罔忌幸人之敗則冠可無纓戶可閉也甚且陽譽而陰肆其螫矣構人之釁則白璧可點市可虎也甚且陽救而陰下之石矣矜己之能則仲尼可賢日月可踰也甚則貪天功以為名矣攘人之有則鵲巢可居藏

舟可負也甚其紾兄臂以為利矣狂歌者
藉口豪舉而拊心於金門抑何僇辱也傲
睨者自比慷慨而乞憐於牛後不幾無行
乎渾厚日掊謙讓日喪風節日衰此其敝
在士庶人而不自士庶人始也操如束濕
見如察淵少年新進以妍媸為清談仕路
久淹寄雌黃於月旦疇為渾厚緩頰道術
抵掌功名徼好爵以自縻長鳴驥坂爭壺
飧而動色輒喜厥張疇為謙讓縻蕪興歌

班扇是悼嗟松菊之就荒誰憐失路藉終
南為捷徑不避乞墦疇為風節又其甚者
以矯欺為得志以窺瞷為精神不恥虛名
而恥失名不畏清議而畏橫議于是乎伏
馬終于不鳴朝陽幾乎絕響矣緘默自容
以為渾厚而孰知夫真厚之不可託也于
是乎巽懦艱于擘畫觀望終成掣肘矣模
稜自保以為謙讓而孰知夫真讓之不可
竊也于是乎虓闞競為才雄抉摘幾成攘

臂矣猖狂自恣以為風節而孰知夫大節之不可假也此其敝在卿大夫而不自卿大夫始也喜事者招人過以快己私不曰脩怨而曰風聞也儻以為風聞而寬之責即虛不問夫何萋菲之不可為也落魄者藉彈射以覬榮名不曰壟斷而曰披愫也儻以為披愫而待之恕即虛不問夫何恣睢之不可逞也甚則以甲之事移之乙而猶曰毋辯以不肖之事加之賢而猶曰毋辯以家庭不可言之事汚

九重之聽而猶曰毋辯即

上亦以為不宜辯也刻薄之風不日長乎是渾厚之喪于卿大夫則以責實之政未盡舉也事方議也忌者從傍撓之而又有撓撓者曲直未分則曰覆議耳顧有覆議而經年不報者何以懲其撓乎功方成也貪者從後奪之而又有奪奪者是非未決則曰會勘而

留中不下者不猶教之奪乎甚則抑議者伸撓
者而撓乃益肆絀功者與奪者而奪乃日
甚是謙讓之喪于卿大夫則以興讓之政
未盡敦也耿介之士極諫巧媚之徒結舌
以結舌為是而以極諫為非天下乃始翹
跂鶩于默矣敢言之士激卬詭隨之夫夷
猶以激卬為狂而以夷猶為慎天下乃始
撟虔趨于蕙矣甚則窺意旨以媒利
上乃信其欺而與之利託呻吟以徼名
上又絀其身而與之名是風節之喪于卿大夫
則以風勵之政未盡行也如是而可諉之
天運循環已乎夫
朝廷者卿大夫之極也卿大夫者士庶人之
觀也欲正士庶人當自卿大夫始欲正卿
大夫當自
朝廷始
朝廷之上誠監夬履之咎察智臨之宜敷極
以收人心正位以凝天命則身先之範可

弗講乎是故靜攝于
深宮
大內而寔勤思乎四海九州之外凝神于黃
屋紫極而寔營精乎遐邇僻壤之遠存卷
省察一惟
高皇帝之親惕是遵則本原端而後
朝廷之事可漸舉也由是勤論思于講幄而
以調燮之功責之宰相存大體于
朝端而以煩瑣之務付之百官經畫指揮一

惟
高皇帝之法度是憲則綱紀肅而後天下之事
可漸舉也由是崇渾厚則重安劉之勃奚
萬古之醇而不然者必黜使天下知刻薄
者之無以容于世也將為漢陰之夔不為
鑿木之機矣敦謙讓則先即墨之封隆安
車之迎而不然者必黜使天下知爭奪者
之無以利于身也將為延陵之節不為豆
羹之競矣樹風節則貴羔羊之儉旌折檻

之直而不然者必黜使天下知委靡者之
無以侈于名也將為長孺之面折不為金
陵之使氣矣此之為識治之體此之為存
贊迓樸之機故使天運常泰則習隆而氣
厚固可保泰而卻其否藉令天運將否則
正習以維氣亦將轉否而迓其泰孰謂循
環之氣轉移不在人主哉漢武帝好大喜
功內侈宮室外事四夷奸民乘釁盜賊蜂
起迨至輪臺一詔與民休息而後百姓共

慶更始天下卒賴以安嗚呼民心之神一
至于此矧今世運休隆人心喁喁覩聽無
私待治若渴而謂
渙汗不同于風靡嚮應不捷乎桴鳴哉愚生幸
生
明盛之世誠願與光天黎獻共覩之

第三問　　庚子典試四川程録

且夫王者乘籙御寓所為則地揆天陶冶萬類濂湛恩于方内固寶業于萬年者則惟五行為兢兢哉夫五行天地之德也其徵至符而不可爽也其應又至神而不可測也以為不可爽則必不敢怠焉而鑒昭宜惕以為不可測則必不敢忽焉而凝承宜慎如是而後天人之理得和協之治成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判為五行

五行化生萬物聖人設卦以明吉凶則五行所從來尚矣禹治洪水天錫以洛書乃法之作洪範至箕子因武王天道之訪衍述九疇其說為詳焉先五行曰水火木金土次五事曰貌言視聽思其肅乂哲謀聖也者則應以休徵而為雨暘燠寒風之時也其狂僭豫急蒙也者則應以咎徵而為雨暘燠寒風之恒也詳哉其言天人之際乎及孔子作春秋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

炳著日星凡災異必書而卒不著事應何也夫洪範謂雨時應以肅也則春秋書雨雹不雨之類必其咎在狂洪範謂暘時應以乂也則春秋書日食大旱之類必其咎在僭洪範謂燠時應以哲也則春秋書無氷之類必其咎在豫洪範謂寒時應以謀也則春秋書隕霜之類必其咎在急洪範謂風時應以聖也則春秋書六鷁之類必其咎在蒙此陰陽感應之理鑿鑿乎不可

誣者而孔子之意則以為遇災而懼因變而省君之道也何論事應若必一一而指其應吾恐六合之外渺茫之說不以為狂必以為誕矣況使其所應者有合有不合則將以為欺而益堅其不信之心毋乃謂天為不足畏而愈加怠佚乎故洪範因其事而著其微若曰一災之來必有一事之應思其所為應則必謹其所由來矣春秋書其變而不著其應若曰凡災之來必非無事之應無事而不應則當無來而不謹矣此易範春秋之旨固相通而不相盭者乎浸淫至于漢儒其說豈不甚辨也然大較有三治易者如京房之易傳推卦氣之分至治洪範者如伏勝之傳說考五性之得失治春秋者如董仲舒之繁露明陰陽之縱舍劉向劉歆之五行傳原和氣乖氣之由援相生相勝之端是皆于易範春秋有所發明惟其旁摭曲證不免牽合附會

如以飲食威儀爲木以禱祠祭祀爲水以
周公之事屬火以太公之事屬土之類抑
何其不經也且有一事而占各互異者一
大水也劉歆以爲雰氣寒劉向以爲陰氣
脅又一以爲象貴臣一以爲象甲兵有一
占而說自抵牾者一宣宮災也劉向以爲
成公逐歸父又以爲宣公殺子赤董仲舒
以爲成之失子道又以爲宣之背群祖執
事謂使人拘而易失真有味哉其言之乎

夫災異之見天之所以示仁愛也寅畏之
衆君之所以明奉若也人君其德齊明昭
格于天則天鑒其精誠而與之以祥其或
偶致愆違祗承天變則天鑒其脩省亦轉
災而與之以祥是故郊麟藪鳳並見唐虞
則孚于有素夏水商旱無損禹湯則防于
在豫毫桑禹雉卒不爲災則妖不勝德齊
彗宋熒竟不爲害則人可回天吉凶休咎
之理可見於此矣我

皇上深居淵默勤思上理宜乎二氣協調五行
順軌乃邇年以來災異頻仍中外皇皇則
何以故試以五行推焉黃河之水伊洛淤
塞故道不復入矣
朝廷不愛璧馬
令重臣及水使者大興卒治之而時築時壞
卒無成功即邇者山東河南所在雨雹擊
殺無數而壞屋拔木飛沙走石夫孰非非
常之變莫大之災也則其咎為水沴曩者
玄冥示警祝融為虐巍巍宮殿盡付灰劫
重以日食雷震彗星妖火陽亢至此極矣
則其咎為火沴
皇居鼎建四海為賡大小臣工疇不樂觀厥成
乃採木之
令絃促濕東川湖子弟裹糧負斧冒蠱毒入
叢箐窮年方得一木殞身破家悲號道路
則其咎為木沴夫
天子藏富于民者也柰何與匹夫爭利令礦稅

之說入
上欣然為遣分行郡國鑿山抉地遠近騷然商
賈行貨操奇贏而逐什一亦庶幾椎力之
末以顧父母之養耳豈堪重榷至令晨足
不敢望入都市鑠山川之精朘黔首之命
則其咎為金沴土地百物所自生也乃往
者連年荒旱齊楚燕趙之間赤地千里百
姓流移委填溝洫至今孑遺尚在殘喘且
泰山之傾關陝之震地道主靜不寧不令
甚矣則其咎為土沴夫五行沴則五氣乖
五氣乖則六極至上失三光之明下傷百
姓之心以
皇上聰明時憲欽若昊天何玄穹之不可格而
猶然有此豈其數之適然耶抑其天之不
可測者耶乃愚則以為今日五事之改猶
有所可議者請得而盡其愚何則人君纂
運而操斗極一嚬一笑一舉一動莫不有
天焉一公一私一邪一正莫不有應焉故

必起居慎晉接隆而後稱肅今
郊廟不親雍穆之容已邈
闕廷不御明良之意遂虛將毋忘昭格而啓
煬竈乎謂脩貌何貌事闕則沴水之徵也
必
渙汗謹言路擴而後稱艾今待
詔都門空抱積薪之嘆披章
黼扆未聞止輦之風將毋忘包瓜而啓桂蠹乎
謂脩言何言事闕則沴火之徵也必明並
日月鑒澈幽遐而後稱哲今淵魚必察厘
几席于目前處堂是娛置千里于域外將
毋忘蕭墻而啓桑癰乎謂脩視何視事闕
則沴木之徵也必人已竝觀權衡獨斷而
後稱謀今忽
旒纊之規常存按劒信瀹諷之說恒致屬垣將
毋忘魚水而啓棘蠅乎謂脩聽何聽事闕
則沴金之徵也必
講幄常御

召對常勤而後稱聖今政府久闕論道奚取于
三公章奏稽留蓋臣安效其尺寸將毋忘
采薇而啓素餐乎謂倘思何思事闕則沴
土之徵也此何怪乎狂僭豫急蒙之為咎
而雨暘燠寒風之為恒也以此知天人之
理符而有徵感應之機靈而不與愚生蹤
伏草野
朝廷之事固非所知然懷獻芹之慮抱杞人
之憂日有聞矣竊見近日採金之使四出而

圖計之告匱未休
內帑之鏹日積而軍儲之憂詘愈甚邊東鼓
譟幾致脫巾商賈待哺尤虞見肘天下囂
囂奸民鼓煽即無賴小醜猶然以專利為
大難之端幸賴
天子神明諸臣協力隨即樸滅無恙不然其禍
將有不可勝言者是可不為之寒心哉為
五行之說者曰水所以尅火也未有水竭
而火不熾者亦所以生木也未有水盡而

木不枯者乃今之竭且盡則在下而不在
竭矣土所以尅水也未有水壅而土不潰
者金所以生水也未有水盛而金不涸者
乃今之盛且壅則在上而不在下矣夫財
猶水也以其所壅濟其所竭不亦可乎而
胡為乎泄泄莫決也日者
畿輔之內輦轂之下幾被横征大臣抗疏而
皇上慨然為之羅貌天下臣民莫不舉手加額
歌頌太平夫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都民

之沾
恩已久而遐陬僻壤喁喁待澤者獨不願有
德音之下以慰其扶杖之觀乎既形脩救轉
災為祥此其一時則愚之所素蓄于衷而
願有請者也
皇上誠奮然易慮嘉與天下更始緩不急之役
弘解網之仁積不涸之源藏不竭之府而
又本仁孝以奉
宗廟躬節儉以惠群生禮每加于臣工而庭燎

必設
恩不褻于衽席而脫簪必納擴衆正之門而言
路必開廣茅茹之路而淹抑必起上下流
通懽忻無間將見太和洋溢五行式序六
極無沴治何以不若唐虞化何以不若殷
周天何以不可格災何以不為祥哉昔者
有扈威侮而天用勦絶夏鯀汨陳而帝乃
震怒夫以微細之臣天心猶然昭鑒而況
為天之子者乎嫠嬪啣恤而不雨三年賤
士叩心而飛霜六月夫以猥瑣之人呼吸
尚與天通而況受天之命者乎洪範曰惟
皇作極此君身之謂也顧
人主強勉何如耳愚生固不敢如漢儒支離其
說而所見若此不知可以獻
當宁否

第五問　　庚子典試四川程録

執事發策終篇有感于山川形勢之勝古今人物之盛蒿目憂時而策諸生以蜀生故蜀產敢不言蜀夫蜀之為蜀也本梁州之域跨荆揚之界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大都井鬼居其什九觜參翼軫居其什一天文家言之不啻詳矣愚嘗讀書至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及考與圖梁居中夏之西為衆山所聚岷嶓終南背梁之初分龍川

北岑為恒山太行華陽東去為嵩山泰岱
嶓冢東行為太和岷山南轉為衡山其西
岑乃為崑崙河淮江漢皆於梁乎出是梁
視中州為最上而巖險特甚孔子傳坎曰
地險山川丘陵也夫山川丘陵孰有如梁
者耶以故蜀稱天險蜀地于天下最高而
牂牁倍之又最羊腸詰曲而烏些十倍之
成都一大都會也蜀之咽喉在馬臂視諸
都而峨眉山水為蜀冠冕巴西棧道千里

梁山屹峙其為外戶乎巴東控二州而限
五溪固全蜀之口也南平承三江之會界
于瀘渝之間梓潼左帶涪水右挾中江則
又劒外一都會云犍為越嶲由秦漢以來
其險舊矣有如東臨篆水西倚翠屏為巖
渠南距戎瀘北走普賢為龍湖左峙綽紐
右統硌砌為芒部緣以劒閣阻以石門為
平武環城皆山疊翠如屏為永寧諸不殫
述總之重岡複嶺深林密箐真所稱金躍

奥壤玉壘名區乎武王牧野誓師八國視
白旄以戰而蜀與焉而世乃有金牛五丁
之說何其謬也漢衰英雄並起孔明佐先
主于崎嶇偏方中一言契合魚水為歡于
是決策入劒門而鼎足之形成矣既而出
斜谷攄武功柔服蠻落鋪敦渭濱益隱然
有併吞天下之心焉柰何將星一殞姜維
繼之鄧艾懸軍深入而漢室墟矣夫蜀之
險自若也而成敗相反興亡異致何哉當
後主之初年簧鼓未入幼志未移軍國之
事一切惟孔明是以而孔明業荷託孤之
寄亦惟是鞠躬盡瘁不避艱險故得出隆
中之奇而盡見所長蓋其遇也既而中涓
之言一中遇巷之意遂移姜維提重兵境
上不早見主之不同量而歆以中原為事
嗟乎自古未有權奸得志于內而大將能
成功于外者夫維固無奇耳即有奇安施
由斯以譚人臣欲建鴻勲樹偉烈詎不以

遇哉夫險又何論也試即蜀先哲觀之夫
蜀之先哲非乏也諸不暇具論論其著者
彼望帝之春心託於杜鵑而萇弘之血流
而為碧無論矣若乃摛詞掞藻吐鳳雕龍
斌斌郁郁風雲月露之形非乎而司馬相
如楊雄李白陳子昂蘇氏父子是已羹墻
堯舜步趨孔孟昂昂顒顒身心性命之致
非乎而張栻范祖禹魏了翁是已蔽水承
歡菜衣戲彩一日之養三公不易乃至閨
閣之英帷房之秀斷髮截耳以狥所天非
乎而姜詩杜孝王讚諦焉文卿夫婦是已
乘輿可斥齒馬何嫌叱劒引裾以為忠之
屬非乎而董允楊摯范鎮張綱是已入調
金鼎出仗鈇鉞文武忠孝以為憲之儔非
乎而尹吉甫張浚楊巨源是已鶴棲珠樹
雲美嵩山飄然遠引負甑鑿環以為高之
倫非乎而張愈蘓雲卿馮信是已煌煌乎
史冊所載何可勝紀然而六月興師奏功

獵狁類能以所抱負竪立殊勲似矣乃以
青蓮長公其才始曷嘗不受知主上寵冠
一時柰何白也流落不偶軾也屢起屢廢
即于諸君子亦未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
而究厥所施此何以故則遇不遇異遭而
顯晦殊效也
聖明在宥天下二十八載于茲矣棫樸之化日
洽弓旌之招日勤蜀即僻在西隅未有不
聞風而起者是故搦管為文豈無諭相如
之檄者乎養真自好豈無繼太極之談者
乎繡衣行部豈無埋張綱之輪者乎斬將
搴旗豈無具平苗之略者乎鴻飛冥冥豈
無高雲卿之蹈者乎陟屺興思豈無陳太
伯之情者乎則安可謂蜀無才也然而才
不才在士遇不遇在上夫所謂遇者非必
爵祿崇高之為遇也又非必體貌尊嚴之
為遇也倏以為賢又倏以為不肖倏以為
不肖而若見其賢又倏以為賢而若見其

不肖藻鑒溷淆則用舍倒置柰何言遇或
見以為可又或見以為不可或因不可而
併疑其可或因可而不知其不可獨斷不
果則是非莫決柰何言遇朝與之權或暮
奪其柄陽授其職又陰疑其欺又或疑之
又或授之又或奪之又或與之委任不專
則進退無據柰何言遇曲突徙薪之說不
售而膏屯于印刓街亭敗走之罪不誅而
浛弛于烹阿賞罰不信則豪傑解體柰何

言遇干城之將棄于二郊一肯之誤錮其
終身以意為喜怒而不察其情因言為黜
陟而不問其實法網太密則跋疐無措柰
何言遇請以今日之播論而天下事可類
推矣夫牛驥不同皁而食薰蕕不同器而
藏故千里之足非造父不能盡其才試觀
皇上頃者推轂之遣不及匪人視諸臣有議論
不協逞臆自便者更置貶黜不少假借而
實心任事不避嫌怨者亟任之不疑夫是

以事權一而元兇授首則
藻鑒精之明效也道傍不利于築室聚訟易
撓于盈庭故淮蔡之役非唐憲不能成其
功試觀
皇上頃者逆酋之變時議洶洶
上獨大奮乾綱責成在事諸臣務令滅此而後
朝食而至于增設撫臣
命將出師不少怠遑夫是以威武揚而醜類
輿尸則獨斷果之明效也疑事無功疑行
無成假令息壤之盟猶在而中山之邑已
盈則望諸之伐齊不為殷鑒乎試觀
皇上頃者軍興之需徵調無暇日而督臣請拜
將則拜將矣請轉餉則轉餉矣且也登壇
授鉞使得便宜從事即充國之慰勞不啻
焉夫是以調度有力而凱歌立奏則委任
專之明效也善不勸不興奸不懲不止假
令王齊之足不蹈而失律之刑或緩即固
陵之後期誰出死力乎試觀

皇上頃者優敘死事諸臣世授之爵歲與之祀
而一將軍奔潰覆師即以
賜鈇斬于軍門夫是以諸將用命而賈勇先
登則賞罰信之明效也縶騏驥之足即一
日不能以十步戢鳳凰之翼即一日不可
越榆枋故東隅之收猶有桑榆塞翁之失
馬安在其非福乎試觀
皇上頃者鋭意西陲豈不赫然震怒然諸將有
一時誅誤功過相掩者輒薄示之罰令得

立功自贖夫是以轉敗為勝而逆賊蕩平
則法網寬之明效也此今日平播之勝算
也蓋非
王猶之允塞何以廣多士之德心非閫外之
專制何以作諸臣之虓虎是姜維所不能
遇之後主先代諸君子所不能遇之其君
者而諸臣獨能遇之於
上也抑何幸哉合而觀之論蜀之地則重關險
固豈不甲于天下然遇則孔明一指揮之

而有餘不遇則姜維百經營之而不足論
蜀之人則英傑輩出豈不耀乎今古然遇
則為吉甫而六月之勲以奏不遇則為諸
君子而勖勸之業不終論蜀之事則逆酋
負固豈不勤乎
宵旰然遇則覆巢破卵功成于俄頃不遇則兵
連禍結患戮乎蔓延故曰戰勝于廟堂齊
有四臣可照千里此真險也于山川何有
哉然而尤有說焉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夜
光之投夫且反走矣刖
君門隔于九重堂廉遠乎萬里而謂
主知可以易結孤忠可以自達乎故非遇弗成
非信弗遇不可不察也愚觀
皇上今日之于擣則藻鑒精矣獨斷果矣委任
專矣賞罰信而法網寬矣
君臣上下之間可謂相信而不相疑矣然天下
之患奚嘗一擣
皇上宵衣之理奚嘗一蜀不知

朝端之議論四方之經營能盡信乎能盡無
疑乎有信有不信則下亦不敢以自信始
猶有信者終將一無所信矣有疑有不疑
則下亦不能以無疑始猶疑其似者終則
無所不疑矣愚觀近日以來紀綱日就廢
弛遠近徒懷觀望一議之興甲以為是乙
不敢矯其非一事之來彼以為可此不敢
矯其否藉口謙讓而實懷規避內臣持籌
而不決則曰不可中制也外臣蒿目而不
談則曰不可專擅也小臣旁觀而不贊一
詞則曰權不可分也重臣緘口而不畫一
策則曰聽不可偏也未圖其成先慮其敗
矣未及揆策先求免禍矣中外相推黑白
莫辨其誰為
皇上籌萬全之策定必然之畫耶是諸臣之不
敢信
皇上則毋乃上下之疑未盡釋乎夫士也抱四
方之志即鉛刀猶効一割矧遭時運主疇

不欲建震世之奇勲垂休光于竹帛而
人主寤寐豪傑又豈必倏用之而倏置之唯是
市虎成于三人曾杼投于屢至
上安得而不疑而下焉者又日吹毛求疵持人
短長于以熒惑
上聽圖報私憤
上又安得而不愈疑疑之甚而言者愈至言之
數而聽者愈疑
國是安得不淆天下安得不亂

上安得而不失士士安得而不嘆遇難哉執事
曰英才多抱考槃之思
朝廷未收得人之效職此故也故使用士者
無私疑為
上用者無私快内外一心
宫府無間即伊周吉甫之業可方駕焉何第
相如張栻孔明魏公之屬僅僅嚴稱于其
儔哉生蜀人也所知者蜀耳驟而談天下
豈不曰大言無當然志士抱經濟之略不

出户而知四方竊以為今天下不患
君臣之不相成而患其不相遇不患
君臣之不相遇而患其不相信夫平揣其小者
也推是心也以宰天下夫安所不見效乎
愚不勝拳拳謹對